



## 基于论元结构理论的现代汉语“读”字义项分布情况研究

###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ord "dú" in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theory

师蕾<sup>1</sup>

SHI LEI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t University

E-mail: 56364548@qq.com

李仕春<sup>2</sup>

LI SHICHUN

西南大学，中国

Southwest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546224432@qq.com

Received: 15 August 2022 / Revised: 9 December 2022 / Accepted: 22 December 2022

### 摘要

现代汉语“读”字及其英语对应词“read”同为两种语言中常见的核心动词，“read”在英语词典中的义项精细度却是“读”在汉语词典中的四倍。可以推测，汉语词典漏收了“读”的部分义项。本文结合语料库技术穷尽性地分析了 10000 条约 118 万字的“读”字语料，对“读”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进行了重新描写，同时运用论元结构理论，通过分析论元的变化解释“读”各义项的形成原因及之间的衍生关系。

**关键词：**论元结构；语料库；义项分布；义项描写

### ABSTRACT

The word "dú" in modern Chinese and its English counterpart "read" are common core verbs in both languages. The semantic precision of "read" in English dictionaries is four times that of "dú"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Chinese dictionaries have omitted some meanings of "dú".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corpus technology, exhaustively analyzes 10000 treaties the "read" corpus which contain about 1.18 million words, and re-describes the meaning distribution of "dú" in modern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the



argument structure theory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dú" and the deriv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y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arguments.

**Keywords:** Argument structure, Corpus, Semantic distribution, Semantic description

## 一、引言

现代汉语“读”字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位列第 688 位<sup>1</sup>，其英语对应词“read”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中排在第 244 位<sup>2</sup>。可见两者都是在各自语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动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基于语言实践的不同需求灵活使用词语，逐渐使一些应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的词增添新的义项。一个词的使用频率越高，义项就可能越多。“辞书是通过词条的方式来描写世界的社会文化工程。”（李宇明. 2019:online）词语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使用情况都应该被收录在辞书中。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义项精细度是指语文词典中多义词义项划分的粗疏与细密程度。本文选取汉语内向型词典、汉语外向型词典、英语内向型词典和英语外向型词典各三部<sup>3</sup>，分别统计了“读”和“read”的义项精细度。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读/read”在汉英词典中的义项精细度

词典类别	汉语内向型词典			汉语外向型词典			英语内向型词典			英语外向型词典		
词典名称	现汉	现规	现学	现学(孙)	商务馆	当汉	牛简	韦大	柯林斯	牛高	朗高	柯高
义项数量	4	3	4	3	3	4	17	15	19	17	12	15
义项总数	11			10			51			44		
义项	3.67			3.33			17			14.67		
平均数	3.5						15.83					

结果显示，同为两种语言中常见的核心动词，“read”在英语内向型、外向型词典中的义项精细度均是“读”在汉语内向型、外向型词典中的四倍。2008 年起，李仕春及其团队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说明现代汉语中 100 核心词和现代英语中对应的 100 核心词的平均义项数目基本相当（也即汉英中型语文词典中相对应地 100 核心词平均义项数目基本一致）。”（李仕春, 2016a:125）可以推测，汉语词典漏收了“读”的部分义项。本文结合语料库技术穷尽性地分析了 10000 条约 118 万字的“读”字语料，对“读”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进行了重新描写，

<sup>1</sup> 截止 2022 年 6 月，北大 CCL 语料库收录现代汉语语料共计约 5.82 亿字，“读”字出现的频次为 150000，本统计来自 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

<sup>2</sup> 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简称 COCA 语料库。本统计来自《COCA20000 高频词频表》。

<sup>3</sup> 本文选取的内向型汉语词典分别是《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3 版）（简称《现规》）和《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简称《现学》）；外向型汉语词典分别是《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版）（简称《现学》（孙））、《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简称《商务馆》）和《当代汉语词典》（简称《当汉》）；内向型英语词典分别是《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第 10 版）（简称《牛简》）、《韦氏大学词典》（第 10 版）（简称《韦大》）和《柯林斯英语词典》（第 13 版）（简称《柯林斯》）；外向型英语词典分别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 9 版）（简称《牛高》）、《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 6 版）（简称《朗高》）和《柯林斯 COBUILD 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第 9 版）（简称《柯高》）。



同时运用论元结构理论解释“读”各义项的形成原因及之间的衍生关系。

## 二、建立现代汉语“读”字平衡语料库

本文所选语料均来自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研制的 CCL 语料库。截止 2022 年 6 月，该语料库共收录约 7.83 亿字，含现代汉语语料约 5.82 亿字，古代汉语语料约 2.02 亿字。其中，“读”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共计 106269 条约 1288 万字。根据李仕春（2016b: 103-105）介绍的方法，本文按比例抽取了共计 10000 条约 118 万字的语料建立“读”字平衡语料库。“读”字平衡语料库所含各类语料情况见下表。

表 2 “读”字平衡语料分布情况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下载语料	抽样语料
“读” 字 平 衡 语 料 分 布 情 况		1. CWAC		1224	200
		2. 口语		479	100
		3. 史传		898	150
		应用文	4. 中国政府白皮书	23	23
			5. 健康养生	119	100
			6. 法律文献	37	37
			7. 社会科学	1390	200
			8. 自然科学	499	100
			9. 药方	103	100
			10. 菜谱	1	1
			11. 议论文	617	150
			12. 词典	718	150
			13. 说明书	51	51
	当代	报刊	14. 1994 年报刊精选	6716	1000
			15. 人民日报	23161	1133
			16. 作家文摘	5345	1000
			17. 市场报	1309	200
			18. 故事会	24	24
			19. 新华社	10536	1000
			20. 读书	27309	1133
			21. 读者	3911	300
			22. 青年文摘	67	67
		文	23. 台湾作家	555	150



		学	24. 大陆作家	4540	400
			25. 香港作家	521	150
		电视电影	26. 文艺	445	100
			27. 非文艺	1227	200
		28. 相声小品		59	59
		29. 网络语料		7511	1000
		翻译作品	30. 应用文	1840	200
			31. 文学	3675	300
	现 代	32. 戏剧		22	22
		33. 文学		1337	200
合计				106269	10000

依次标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的 10000 条语料，可以发现将“读”字用在人名、书名或者店名等专有名词中的语料共计 542 条，占 5.42%，例如“龚[读]纶”“《[读]者文摘》”“[读]卖图书连锁店”等。另有“读”为错字或应为“读 dòu”的语料共计 21 条，占 0.21%，例如“裘[读]”“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等。以上语料对于“读”字的义项划分情况没有研究价值，无需标注义项，本文不再另行讨论。

### 三、现代汉语“读”字义项分布情况研究

“关于论元的概念，应该追溯道 60 年代 Gruber (1965) 和 Fillmore (1968) 提出的表示述语跟与之相关的名词短语之间语义关系的语义角色。”(顾阳, 1994:1) 随着国外语言学界对于词库和深层结构之间的表达层次的探索，关于“论元结构”及相关问题的讨论逐渐展开并得到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论元结构理论被引入国内，顾阳 (1994: 1-11) 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相关概念的定义，以及国外的研究状况，指出“论元结构及其涉及的问题促使语言学家们去探索一个介于词库和深层结构之间的表达层次，以求更准确地解释由于构词和语义转换方面带来的明显的或潜在的结构变化。”论元结构理论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包括：

1. 论旨角色：述语有其固有的论旨角色，这些角色表示述语所涉及的主、客体或动作、行为、状态、所处的场所、动作的起点、方向、终点、原因及引起的结果、凭籍的工具，等等。
2. 论元：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短语。
3. 论元位置：论元在句中所占的位置。
4. 论旨阶层：论旨角色是按照阶层的形式排列的，这个形式被称为论旨阶层。
5. 论元结构：被看作是论旨角色关系的同义词，其中所含的内容无非就是一系列的论旨角色。

用论元结构理论分析动词词义变化的首要步骤就是构建动词的论元结构。袁毓林 (2002: 12) 认为“动词的论元结构实际上指的是某个义项或义位的论元结构；也就是说，同一个动词的不同义



位可能具有各不相同的论元结构”，并借鉴吸收国内外配价语法、格语法、生成语法、论元结构理论研究的有关成果，指出现代汉语动词的论元角色共有 17 种，“可以根据其句法、语义特点而聚合成不同层级的类，从而形成一个论元角色的层级体系（hierarchy）。”（袁毓林，2002：12）在“北大中文网库”（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NetBank）的建设过程中，袁毓林（2007：16）基于对真实文本进行语义标注的实践，对论元角色的层级体系重新进行建构，将场所改为处所，增加了经事、原因、目的、时间、路径这 5 种论元角色，总共为动词设立了 22 种论元角色。

论元结构理论重视研究动词与其所涉及论元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把动词的论元结构作为句法-语义接口。动词会随着论元结构及搭配对象的变化而增加它的意义，产生动词多义。”（Fillmore，1968：68）通过分析论元变化解释动词的多义性现象，可以为动词义项的划分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把论元结构理论运用到动词词义研究中，对隐含的论元角色进行揭示，有助于实现动词词义的精细描写，为用描述性话语描写动词义项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对所建“读”字平衡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标注和分析，我们可以把“读”的论元结构描述如下：“读”是二价动词，涉及的必有论元有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涉及的非必有论元有方式论元、目的论元、时间论元、处所论元、目的论元和范围论元等。“读”的义项随着充当上述论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据此，我们把“读”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重新描写如下：

### （一）目的论元变化产生的义项

1. **动**看着文字念出声音，让自己或者别人听到。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812 条语料，约占 8.12%。例句：

（1）送礼物的孩子要当众朗[读]自己在生日卡片上为同学写的生日祝词，每打开一件生日礼物，大家都会“哇”的叫出声，并争先观看。（当代\史传\从普通女孩到银行家）

（2）台上,身着西装的教师利用幻灯动画片清晰地领[读]着,台下,数十名小学生童声稚语,高声诵读。（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 2002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3）他远远地听着院墙内传来的[读]书声，笑了：“长栓，听见没?这是世上最好听的曲子，美妙之极。”（当代\电视电影\文艺\乔家大院）

**按：**该义项对应的是“读”在《现汉》的第一个义项“看着文字念出声音”。该义项的释义凸显了“读”的客体论元“文字”和方式论元“念出声音”。“读”的英语对应词“read”在《朗高》中的义项为“to say the words in a book, newspaper etc so that people can hear them”。与《现汉》不同的是，《朗高》指出了“read”的目的是“so that people can hear them”。动词表示的是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从语义角度出发，可以简单地把这个过程分解为几个相关的要素：动作发出者、动作接收者、动作方式、动作结果、动作方向，等等。”（肖晓晖，2010：201）《现汉》对“读”该义项的释义仅凸显了动作方式，并未将动作目的纳入释义之中。

通过语料标注，我们发现“读”所涉及的客体论元通常包括文章、决定、名单、卡片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印刷文字或手写文字的物质载体。在这一动作中，主体论元通过眼睛识别客体论元





中文字的形狀后传递给大脑，由大脑根据储备知识进行由文字的“形”到“音”的关联，进而控制口腔运动，通过“念出声音”的方式将文字内容外化，目的是使自己或别人能够听到。因此，建议将该义项修改为“看着文字念出声音，让自己或者别人听到。”

2. **动**看着文字并理解它们的意思，从中获取信息。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6580 条语料，约占 65.8%。例句：

(1)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乌耳姆市，父母都是犹太人。他从小就酷爱阅[读]通俗科学读物，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当代\应用文\自然科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2) 他的两个著名剧本《日出》和《雷雨》，我早一天就[读]过了，觉得是描写三十年代早期腐朽的中国的上海生活的动人悲剧。（当代\报刊\读书\vol-002）

(3) 文学家要多[读]古今中外属于文学的作品。这就是造成文学家的第一步了，他既有了偏于文学的嗜好，也必须多[读]属于文学的作品。（现代\文学\散文1）

**按：**该义项对应的是“读”在《现汉》中的第二个义项“阅读；看（文章）”。同样，该释义仅仅指出了“读”这一动作的方式论元“阅读”和“看”，而并未指出该动作的目的。相应的，《牛高》在对“read”该义项的释义为“to look at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written or printed words or symbols”，《朗高》的释义为“to look at written words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柯高》的释义为“When you read something such as a book or article, you look at and understand the words that are written there”。可见，三部英语词典除了都凸显了“read”的方式论元“look at”外，也都无一例外地凸显了目的论元“understand”。“阅读”在《现汉》中的释义为“看（书报等）并领会其内容”。无论“文章”还是“书报”都是文字的物质载体。文字是人类记录、表达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与义项 1 相似的是，这一动作的前半段过程仍旧是主体论元通过眼睛识别客体论元中文字的形狀后传递给大脑。不同的是由于动作目的的改变，需要大脑由文字的“形”提取“义”，才能进一步对文字的内容进行理解和领会，最终获取相关的信息，这也是这一动作的目的所在。因此，在对该义项释义时，应将动作方式和动作目的一起描述清楚。

此外，在“读”字自建语料库中有 1 条语料涉及到了“默读”这一动作方式：

(4) 因此他只能闭目养神或闲庭信步等方式为掩护，用无声的语言默[读]那即将问世的长篇巨著。（当代\报刊\1994 年报刊精选\09）

“默读”指“读”的同时不发出声音。《牛高》对“read”的另一条释义“to go through written or printed words, etc. in silence or speaking them to other people”中也提到了“in silence”这一方式论元，并将其与“speaking them to other people”划分为同一个义项，即不以理解客体论元为目的。然而本文认为，默读是一种基本的、常用的、有效的阅读方式。它的独特性在于省去了发音动作，当视觉器官接受文字符号后直接传递给大脑，使人连贯思维、集中注意力立即进行理解文字内容，以便能够高效获取信息。因此，“默读”应属于“阅读”的方式之一。

从“让自己或别人听到”到“获取信息”，目的论元的变化使“读”产生了新的义项。综上，在描述“读”的这一义项时，应突出其目的论元的不同。因此，建议将该义项修改为“看着文字并



理解它们的意思，从中获取信息。”

## (二) 其他非必有论元变化产生的义项

非必有论元，也即外围论元，袁毓林（2002：13）认为“指动词的可有论元，它们起到扩充基本的述谓结构、形成复杂命题的作用。”陶红印（2000：21-38）基于“吃”与处所、工具、方式等非必有论元相结合的实际语料提出了“动态论元结构假说”，并用它解释了由此导致的“吃”的意义变化。同样，“读”与其他非必有论元的结合也使其产生了新的义项。

1. **读**在学校学习知识：a. 在某个地方学习；b. 正处于某一阶段的学习；c. 完成学习的目的；d. 以某种方式学习；e. 学习的时间长度。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1494 条语料，约占 14.94%。

例句：

(1) 在凡·高精神的激励下，我爱上了绘画。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高一时，我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的一次美术比赛，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当代\史传\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2) 部分实行一天三到校的农村中小学逐步改为一天两到校；走[读]生到校时间每天早晨不得早于 7 点 30 分，其中小学不得早于 7 点 50 分。（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 2001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3) 伯侄俩不知磨了多少嘴皮子，最后总算谈妥了：菲利普再回坎特伯雷[读]一学期，然后就离开那儿。对这样的解决办法，菲利普并不怎么满意。（当代\翻译作品\文学\人性的枷锁）

**按：**该义项对应的是“读”在《现汉》中的第三个义项“指上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Fillmore（1975：123-131）提出了意义研究的场景——框架范式（scenes and frames paradigm）。该范式中的场景既包括现实的视觉场景，也包括从文化、社会机构、个人体验中抽离出来的各种标准场景；框架指“由语言选择组成且与典型场景相关的任何系统”。“语言框架和场景可以在说话人的头脑中相互激活，语言的意义也正是在激活的场景中得到理解。”（陈忠平，白解红. 2011：667）。所以，当人们听到“读”这个字的时候，关于“读”的基本场景会在大脑中被激活。由于“读”的动作经常在学校里发生，因此就形成了这一动作的基本场景——“上学”，同时，“读”的意义就会通过“上学”这一基本场景中理解。然而，《现汉》的释义只描述了“读”的基本场景，却没有描述“读”在基本场景下的具体意义。

通过语料标注可以发现，“读”在该部分语料中主要与主体论元和非必有论元相结合。其中，主体论元都是人，非必有论元的类型较为复杂。围绕基本场景“上学”，非必有论元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a. 当凸显处所论元时，表示在某个地方学习，例如“读音乐学院”“读中山大学”“读师范”“读私塾”“读过不少寄宿学校”等，该部分语料共 510 条；b. 当凸显范围论元时，表示正处于某一阶段的学习，例如“读小学一年级”“读高三”“读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等，该部分语料共 350 条；c. 当凸显目的论元时，表示完成学习的目的，例如“读到 MBA”“攻读博士学位”等，该部分语料共 173 条；d. 当凸显方式论元时，表示以某种方式学习，例如“半工半读”“随班就读”“走读”“住读”“复读”等，该部分语料共 132 条；e. 当凸显时间论元时，表示学习的时间长度，



例如“大部分 MBA 学位课程均需攻读两年”“他还得读两年才能取得当医生的资格”“苦读 15 年”等，该部分语料共 42 条。此外，还有 287 条语料泛指在学校学习知识。

文字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知识的传递成为可能。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劳凯声，2000：3）。当“读”表示该义项时，主体论元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念出文字的读音或者理解文字的内容，而是要通过学校的系统教育，在能够认识文字、理解文字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文字所记载的知识。在此过程中，非必有论元的变化赋予了“读”不同的含义。“义项既要区分清楚，也要表述清楚。表述时首先要标示出特定词类，然后进行标注。可以使用线性标注（把小义项或次义项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线性排列）的方法进行划分。”（章宜华，2004：413）因此，在描述“读”的这一义项时，可以根据非必有论元的变化为“读”设立小义项。综上，建议将该义项以义项群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学校学习知识：a.在某个地方学习；b.正处于某一阶段的学习；c.完成学习的目的；d.以某种方式学习；e.学习的时间长度。”

### （三）客体论元变化产生的义项

当“读”表示义项 2“看着文字并理解它们的意思，从中获取信息”时，主体论元在观察客体论元“文字”的同时还要融入自己的思考，对它理解和领会，最后获取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当客体论元不再是书面文字，而是现实世界中的其它事物时，主体论元观察、思考和理解的过程仍然保留了下来。随着客体论元的变化，“读”产生了不同的义项。

#### 1. 动研究某学科或课程。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127 条，约占 1.27%。例句：

（1）原则上，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历史系毕业后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学教书，待遇既低，又无图书资料，容易荒废专业。（当代\CWAC\AHB0018）

（2）2000 年，她专程去英国修[读]“农村发展”课程，寻求改变农村、发展农村之道。（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 2002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3）一八九二年初，他未遵从伯父让他进牛津攻[读]神学的安排，而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当代\翻译作品\文学\人性的枷锁）

**按：**该义项是在语料标注过程中发现的新义项。在这部分语料中，主体论元全部是人，客体论元为学科或课程的名称，例如“历史”“神学”“财会专业”“戏剧文学和英文写作等课程”等。当学科或课程成为明确的学习内容时，需要主体论元对它进行系统地、深入地钻研，以探求它的真相、性质和规律。参考《牛高》的释义“to study a subject, especially at a university”和《柯高》的释义“If you read a subject at university, you study it”，我们可以把该义项描述为“研究某学科或课程。”

#### 2. 动从仪器设备上获取数据。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15 条语料，约占 0.15%。例句：

（1）在两相对磁极间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从弹簧秤上[读]出斥力与吸力的测量值进行比较，即可得知在相同的相对空间位置情况。（当代\应用文\自然科学\21 世纪的牛顿力学）

（2）他还说，如果在飞机返航过程中，轮舱区域的检测仪器[读]数出现消失，那将意味着控制液压





管道的线路等已经被烧坏。(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 2003 年 2 月份新闻报道)

(3) 因此, 利用主表, 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读]出正午日影长度。(当代\应用文\自然科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按:** 该义项是在语料标注过程中发现的新义项。在这部分语料中, 主体论元仍然是人, 客体论元是仪器设备上的刻度或者数值, 如“斥力与吸力的测量值”“正午日影长度”等, 源点论元是人们用来测量重量、压力、长度、温度、时间等的仪器设备, 如“弹簧秤”“圭表”“游标卡尺”等。在此过程中, 主体论元首先通过眼睛观察仪器设备上显示的刻度或者指针的位置, 然后由大脑调动已经储存的知识, 根据它们对应的数值来获取所需要的数据。《朗高》对 read 有类似的释义“to look at the number or amount shown on a measuring instrument”。因此, 我们可以将该义项归纳为“从仪器设备上获取数据。”

3. **动辨** 辨符号、标志或图案并理解它们的含义。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有 37 条语料, 约占 0.37%。例句:

(1) 其中最重要的是, 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而在汉字系统中无法释[读]的一串符号, 如果被当作古彝文, 则分别是“雷”(或“阳光”)、“天”、“门”、“闭”四字, 意译当为“天雷门莫开”。(当代\CWAC\ALB0035)

(2) 除了基本的地理学知识, 还要会看地形图, 会看等高线, 能正确在地图上[读]出所处的精确位置, 知道所处地与最近的村庄距离多少。(当代\网络语料\网页\C000016)

(3) 为了不依赖第二手资料, 编者[读]了、弹了几千张乐谱, 也为此利用了几千份音乐会节目单和唱片目录等。(当代\报刊\读书\vol-149)

**按:** 该义项是在语料标注过程中发现的新义项。在这部分语料中, 主体论元保持不变, 受事论元变化为符号、标志或图案等抽象的图形。这些抽象图形由人类赋予了指定的含义, 是特定信息的载体。主体论元在“读”这些受事论元时, 需要用眼睛观察它们的形状, 由大脑根据提前储备的背景知识对它们进行辨认, 最后理解它们所被赋予的特殊含义。此时, “读”就产生了新的义项。参考《朗高》对该义项的描述“to look at signs or pictures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辨认符号、标志或图案并理解它们的含义。”

4. **动思** 思考并形成对事物的主观理解。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有 247 条语料, 约占 2.47%。例句:

(1) 另外, 集中惩罚容易使一部分受惩罚的孩子把惩罚误[读]为“反正老师已经对我有看法了, 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当代\CWAC\AEJ0007)

(2) 他近乎神圣地问: “老师, 您为什么活着?” 我看到老师转瞬即逝无法[读]懂的眼神, 和随即而来的职业性的微笑: “我为幸福而活着。”(当代\报刊\青年文摘\青年文摘 2003 人物版)

(3) 牛奶和羊奶很相似, 它们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异, 而这种差异被“有心”解[读]成了“羊奶的营养价值远比牛奶要高”, 因而羊奶及其制品的价格也就比牛奶及其制品的价格高。(当代\应用文\健康养生\云无心 吃的真相 2)



**按：**该义项是在语料标注过程中发现的新义项。在这部分语料中，主体论元仍然是人，受事论元通常是能够被感知的事物，例如“几百双眼睛”“日新月异青春焕发的新厦门”“中国传统文化”等。这类事物并没有被提前赋予固定的含义，而是需要主体论元通过各种感官途径获取后映射在大脑中，然后结合自身的主观体验认真思考、挖掘其中的感情和意义，最后形成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牛高》对“read”有类似的释义“to understand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柯高》的释义为“If something is read in a particular way, it is understood or interpreted in that way”，而该义项在现有汉语词典中却尚未得到体现。综上，我们可以将此义项概括为“思考并形成对事物的主观理解。”

#### (四) 主体论元变化产生的义项

1. **动**电子产品从存储设备中识别并获取信息。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有 96 条语料，约占 0.96%。例句：

(1) 我们现在使用的 PC，它们其实都可以简化成这样一种机器：它每次[读]入一个输入，并且视自己当时内态的不同，按照事先编好的一个规则表做出相应的操作：这操作可以是写入输出，或者是改变内态，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乃至停机。（当代\应用文\自然科学\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2) 据了解,这种数字化节水型技术主要由安装在浴室热水龙头上的[读]卡器和 IC 卡组成,学生洗澡前,需将 IC 卡插进[读]卡器,再按下开关后,热水就会从水龙头流出。（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 2002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3) 看，20 多块钱一包烟换来一台价值 3000 元的手机，还可以[读]编码，真是生财烟！（当代\网络语料\网页\C000014）

**按：**该义项是在语料标注过程中发现的新义项。通过语料标注可以发现，当“读”表示该义项时，涉及到的论元角色主要有主体论元、客体论元和源点论元。主体论元是“计算机”“光盘阅读器”“磁条读显器”“便携式智能身份识别器”等电子产品，它们具有识别和获取数据信息的功能；客体论元是“报名信息”“数据”“密码”等数据信息，它们能够被主体论元识别和解码；源点论元是数据信息的物质载体，也就是存储数据信息的设备，例如“智能媒体卡”“体育彩票”“赴港澳特区通行证条码”“公民身份证”等。

“作为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阅读的首要环节是对构成文字系统的基本单元，如英文中的单词，进行识别和解码。单词识别与解码指阅读中书面文字符号与心理词典中的适当条目建立联系以提取其形音义的过程。”（陶沙，彭鹏，2010：229）与人类对文字的识别和解码过程相似，电子产品读取信息也是对数据进行识别和解码的过程。当电子产品需要获得相应的信息时，可通过磁头等电子原件识别存储设备中的电磁信号，然后解码转变成可以被获取的信息。《牛高》《朗高》和《柯高》均把由主体论元变化产生的新义项纳入了“read”的释义范围，例如《柯高》释义为“When a computer reads a file or a document, it takes information from a disk or tape”。因此，我们可以将该归纳为“电子产品从存储设备中识别并获取信息。”



### (五) 其他

1. ㊟ (字的) 念法; 读音。该义项在“读”字平衡语料库中有 29 条语料, 约占 0.29%。例句:

(1) 其实, “欲”先秦就有去入两[读]。(当代\应用文\议论文\语言学术论文\007)

(2) 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都对“癌”保持旧[读]yan (音: 炎)。(当代\报刊\读者\读者(合订本))

按: 该义项对应的是《现汉》中“读”的第四个义项“(字的)念法; 读音。”由于《现汉》“单字条目在现代汉语中成词的标注词类, 不成词的语素和非语素字不做标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纂室, 2016: 5), 因此对这个义项没有标注词类。本文通过在词性外加“○”的形式表示不成词语素。综上, 该义项可以修改为“㊟ (字的) 念法; 读音。”

### 四、小结

根据上文研究, 本文把“读”在现代汉语的义项分布情况按照使用频率排列如下:

1. ㊟ 看着文字并理解它们的意思, 从中获取信息。(约占 65.8%)
2. ㊟ 在学校学习知识: a. 在某个地方学习; b. 正处于某一阶段的学习; c. 完成学习的目的; d. 以某种方式学习; e. 学习的时间长度。(约占 14.94%)
3. ㊟ 看着文字念出声音, 让自己或者别人听到。(约占 8.12%)
4. ㊟ 思考并形成对事物的主观理解。(约占 2.47%)
5. ㊟ 研究某学科或课程。(约占 1.27%)
6. ㊟ 电子产品从存储设备中识别并获取信息。(约占 0.96%)
7. ㊟ 辨认符号、标志或图案并理解它们的含义。(约占 0.37%)
8. ㊟ (字的) 念法; 读音。(约占 0.29%)
9. ㊟ 从仪器设备上获取数据。(约占 0.15%)

### 参考文献

- 陈忠平, 白解红. 框架、场景与视角: Fillmore 语义理论认知观探源.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3(5): 665-675+799
- 顾阳. 论元结构理论介绍. [J]. 国外语言学, 1994(01): 1-11
- 劳凯声. 重新界定学校的功能. [J]. 教育研究, 2000(08): 3
- 李宇明. 现在的辞典不仅要编给人看, 还要编给机器看. [online].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187499626927956&wfr=spider&for=pc>
- 李仕春. 汉英中型语义词典义项精细度对比研究. [J]. 长江学术, 2016a(03): 122-128
- 李仕春.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黄”字义项分布研究(社会科学版).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6b(05): 103-109
- 陶红印. 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 [J]. 语言研究, 2000(03): 21-38



陶沙, 彭鹏. 儿童英语阅读学习中单词识别和解码的理论构念与测量.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2010, 42 (03): 71-73

肖晓晖. 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 墨子语料为中心.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01): 201

袁毓林.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 (03): 10-22

袁毓林. 语义角色的精细等级及其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 [J]. 中文信息学报, 2007 (04): 1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纂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5

章宜华. 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413


Fillmore, C. The case for case. [C]. In: E. Bach & R.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1-88

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C]. In: C. Cogen, H. Thompson, G. Thurgood, K. Whistler & J. Wrigh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123-131

####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b> SHI LEI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b> Doctoral Candidate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b>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b> -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 Lexicology - Lexicography
	<b>Address (地址):</b> Hongda Garden Community, 2 Muye Road, Hongqi District, Xinxiang City, Henan Province, P. R. China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b> LI SHICHUN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b> Ph. D.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b> Southwest University, P. R. China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b> - History of Linguistics - Lexicology - Lexicography
	<b>Address (地址):</b> 2 Tiansheng Road, Beibei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400715, P. R. China